

散文

又是一年清明时

薛艳明

四月的天暖起来了，小区里外迎春、桃树这些早春的花似乎一夜间开满枝头，柳树枝条泛起嫩黄。可能是上了岁数的缘故吧，春的气息在这个清明的节气里，总带着挥之不去的哀愁，思绪总不经意的就向着有一个叫做“老家”的地方，那住着故人，藏着故事，总让人思念成疾。十年前老家就搬迁了，现在村落除了一条土路因有圈养牛羊的农户常走，依然还贯通村庄，其余就是断壁残垣毛子从生了，村庄外树林里老妈坟前的婆婆丁、蒿子、麻皮草是不是也该破土了呢，因为老妈，梦里总是那个临山傍水、鸡犬相闻的世外桃源。而如今，天人永别，怎不叫人眼心酸痛断肝肠。

小时候的清明是接受教育，从小学

到高中跟着老师到戴振国烈士墓和柴胡栏子烈士陵园扫墓，烈士碑前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程序化的根植在脑海，其实留给童年最深的记忆是老妈煮的一书兜子鸡蛋，间或装几个咸鸭蛋，她总说清明不吃鸡蛋，脑袋会长大疙瘩。那时候的鸡蛋都是自家养的土鸡下的，个大小不等、蛋皮颜色也不同，不像现在超市里卖的鸡蛋颜色大小几乎不相上下。因为学校离家远，中午带饭，清明节的午饭必是鸡蛋，那时候吃鸡蛋没有人体一天就能吸收一个营养之科学说法，伙伴们都带，是下课就开吃的，午饭是往饱了吃的，即便都是一个味道，要好的小伙伴之间也是互换着吃的。妈妈“走”了，再也没有人煮鸡蛋带给我，恰恰清明的存在，让我们有机会去铭记

去相思，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生者不会遗忘，逝者就依旧留存，思接千载，神游万仞，清明就是感恩、是哀思、是传承的载体。

长大工作后，清明就是责任了。黎明前通村路通山路站岗值守，防火保一方平安，文明祭祀宣传，一线乡镇村组的同事们周而复始，从未敢有丝毫的懈怠，清明前后一周里，他们的身影都遍布在每个重点区域卡口。记得二零零几年时候跟着同事们一起下乡，因为群众烧纸祭拜根深蒂固，防火意识又不太强，我的同事们曾带着我跟在上坟人身后，看着人家烧完纸祭拜完了走了，我们还不放心不敢走，得用木棍再搅一下没烧透的纸然后再用铁锹盖上些土，一个同事曾戏谑的跟我说，“年年清明咱

这些干部比孝子贤孙还当值，自己家老人都没工夫去上坟，在这看着到最后，就差没掀腕给人家磕个头了。”尽管方案措施人员等等都到位，也难免有不幸发生，因上坟导致烧山的毁林的破荒的事常有发生，血的教训加上近年来的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和返乡上坟的人员安全意识逐渐增强，大多都以摆祭品奉鲜花植松树等文明方式祭祀，也有拿纸钱的都被卡口执勤的劝下。逝者逝已，生者有责任保山河无恙，要云开天明。

又是一年梨花开，寻常人家篱笆外。复查化疗出院后的老爸只在我家歇一天就匆匆的赶回老家了，从家里的监控中看他的身影更消瘦，走路的速度明显慢下来，间或几声咳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房间小院，做饭吃饭，重复着周而复始的生活。艰辛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姐弟二人也都有了自己的工作生活，老弟远在长沙，老爸和儿孙们聚少离多，尽管多次邀约带他同住，但是老爸总觉得他们都有工作忙有孩子需要看护，认为去了是添乱，故而一直坚守在老家里，其实他内心最深处就是想让我们永远都有家可回。也许这也是天下所有父母即便付出生命也要坚守的意义，惟愿天下父母永远康健。

小小说

苦酒

刘玉国

酒是待客佳品，而苦酒却难以下咽。小霞和石头却喝下了爹娘为她(他)酿制的苦酒。二人留下遗言，活着不做夫妻，死也要在一起。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小霞和石头同住在一个小山村。在家里，小霞是三个妹妹的姐姐，石头是哥四个中的老大。论年龄小霞比石头小一岁。小霞爹是干部，月月挣活钱。石头爹是农民，天天挣工分。两个迥异的家庭，论吃穿住等生活条件，小霞家比石头家要强好多倍。可惜的是，天不随人意。小霞爹盼儿红了眼，小霞娘肚子就是不争气，连续生下四个丫头。恰恰相反的是，石头爹盼女心切，石头娘却接二连三地养了四个小子。

小霞爹认为，无儿就是断后，人前抬不起头。石头爹自从有了四个小子，情绪低落，人前很少有笑容，除了低头不语，就是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尤其差一个多月新粮才下来的时候，石头爹更加愁眉苦脸。

有时，小霞妈也给石头家送点米面和旧衣物，帮衬一下。虽是杯水车薪，但石头爹总是要回报，帮小霞家干些耨地、割地、扶犁杖等活计。石头长大了，就打发石头去。每次干完活，小霞娘总是烙饼炒鸡蛋或擀面条荷包蛋，留石头爹或石头吃饭，改善改善生活。

石头因家庭困难，小学毕业就回家务了农。小霞初中毕业，也辍学回了家。

光阴荏苒，转眼小霞十九，石头二十。一个出落得像一朵花，一个长得身材魁梧。女大当嫁的小霞，便对石头产生好感，觉得他就是托付终身的人。可石头从未对小霞有过非分之想，还是照常帮小霞家干活。

玉米拔节抽穗时，石头和小霞给玉米追肥，歇息时，小霞趁机问石头：“石头哥，你想要个啥样的媳妇？”石头回答：“我家弟兄多又困难，能有人跟咱就烧高香了，还挑拣个啥。”“你身体强壮，长相也不差，凭啥没有好姑娘嫁你？”小霞眼盯着石头说。石头红着脸回答：“因为咱是顺崖沟捡豆包的庄稼汉呗。”“庄稼汉咋了？庄稼汉不种地城里人不都得饿死！别人不嫁我嫁。”小霞勇敢地说道。石头听到小霞这么说了，就说：“我家和你家门不当户不对，就是你同意你爹娘也不会同意！”

“我同意谁也管不了！”小霞坚决地说。小霞和石头从地里出来，村里人收工也往回走。“小霞和石头搞对象了！”“别别，小霞和石头还挺般配！”“石头真有福，找了个干部家门的姑娘！”……

村里人说三道四，议论纷纷。小霞娘听到流言蜚语，觉得小霞和石头也很合适，况且一个女婿半个儿。

小霞爹为了小霞今后生活幸福，对她的婚事心中早就有了谱。小霞爹把他的抉择跟小霞娘说出后，一向夫唱妇随的小霞娘也很赞同。说：“两个孩子都好上了，有啥法让她(他)俩散了？”“咱们出面给石头找个对象，把小霞嫁给中学校长当教师的儿子，不就啥都解决了！”小霞爹回答。

不久，小霞爹便托人在相邻公社的一个小队给石头介绍了对象，女方条件是招石头做上门女婿。石头爹千恩万谢地说：“上门女婿就上门女婿，反正我也给石头说不起媳妇！”尽管石头一百个不满意，还是顺从了。

石头结婚时，女方接亲来了一辆四套马车，比娶媳妇还风光。小霞结婚后，老公怀疑她在娘家不贞，经常打骂她。小霞先是忍气吞声，后来，见老公越来越变本加厉，小霞只好回了娘家。石头过门后，轻活重活不少干，一家人瞧不起他，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是嫌他吃得多吃，就是说他起得晚……

五月节前的一天，石头回家看望爹娘。夜晚，小霞和石头各自倾诉了自己的不幸和悲伤，然后……

散文

三舅“宗三”

鲍敏杰

我十三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妈妈的远房亲戚，妈妈让我们叫他三舅。这个三舅个子矮小，黑瘦，看着老实巴交的，三十多岁的年纪。那时的我很调皮，就问三舅的孩子多大了，三舅瞬间就脸红了，声音轻小的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没成家呢。他羞怯的样子，我感觉十分滑稽，就经常作弄他，为此没少挨妈妈的训斥。

三舅是妈妈一个舅舅家的儿子，我不知道他的大名，只记得妈妈叫他宗三。妈背后警告我们要好好对待三舅，说他太老实，在农村很难找到对象。他其貌不扬，不善言谈，蔫了吧唧，着实不讨人喜欢。妈说三舅是一个木匠，正好家里早想打几把木凳子，就把这个活交给了他。谁料，他是一个怪人。白天干不了活，说人多太乱，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开始动工。他一动工，木锯的动静，纷飞木屑，把我们吵的睡不着，极度影响我们休息，开始爸妈不好意思说他，让我们忍一忍，让一让。但实在忍无可忍，我们就提出了抗议。三舅也意识到他实在是太过分了，就勉强下了四个木板凳的料儿。但四个板凳出炉后，让我们啼笑皆非。四个成品板凳高低不同，大小不同，只有样子差不多，让我们大跌眼镜。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们都怪怪的、不美观，看着拘谨不大方，就像三舅的性格。三舅不善言谈，要面子，调皮的我没有考虑他的感受，就当面指责并笑话他这几把凳子四不像，甚至没大没小直呼他的小名“宗三”，不知怎地，竟然把他气的背地里抹眼泪，饭也不吃了。爸妈不知道真相，还以为他回家了。后来，不知道是哪个姐妹给我告了状，被妈妈狠狠训了一顿儿，至此，我才收敛了顽劣的性子。

三舅在我家住了些日子，但很少听到他说话。他太安静了，安静到有时候都让人忘记他的存在。但他那段时间在灯下锯木板、刨木面，忙碌的样子就如一尊雕塑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他忙的不亦乐乎，但没见到有什么成果。四个板凳，好像也做了些日子。说实话，他做的板凳都不如我爸做的好。我爸没有专门学过，但干啥像啥。就连从来不说人话的我爸，都看不下去了。一个劲地说三舅是一个怪人。三舅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姐妹不待见他，呆了一阵子就收拾东西坐火车回去了。他回去后的几年还有书信来往，后来就没有了音信。舅姥爷过世后，三舅和我们家彻底失去了联系。

一晃儿三十多年过去了，三舅的样子早就忘记了，但他腼腆的样子和四个板凳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爸妈聊天时偶尔会念叨“宗三”，我也想知道三舅成家没有，有没有孩子，应该也有六七十岁了吧？我也曾为戏耍取笑三舅而愧疚不安。



诗歌

清明

杨学铭

暗夜

遗落在墙角的耕犁

抖去一身的微尘

在我的梦境里

熠熠生辉

奔腾的骏马

用尽最后的力量

在倒下去的瞬间

划破天际的嘶鸣

唤回天边游荡的灵魂

黎明

一场雨夹雪

如期挥洒在

我记忆的沟壑内

情感的心田上

思念的洪流

夹杂着千年的孝道和亲情

流淌在二月的烟雨人间

冲刷着每一场

情感的轮回

岁月的脚步

碾压在先人的足迹上

渐行渐远

身后的炊烟、鸡鸣

夹杂着五谷的清香

以村姑的温存

在我的耳畔呼唤着奏响

春天的号角

我以一个农民的姿态

行走留下乳名的麦田

挥汗如雨的背影

努力撑起女眼里

叫做父亲的那座山峰

老屋、山川、河流

依然如故

回归自然的祖辈们

依然在这个特定的节日

用他们隔世的恩情

在沧海桑田里演绎着

更多的儿女情长



春雪 摄影 吕健

散文

妈，我回来了

王晓军

小时候，每天一放学，我还没到家门口就喊：“妈，我回来了！”妈就会在屋里应答：“嚷啥呀，你妈在家丢不了！”

长大后，我在外地求学，几个星期不能回家。我就把对妈的思念写在日记里。我对日记倾诉想家的心情，一遍遍念叨：“妈，我想你了，我要回家。”儿行千里母担忧呀，我对着星星遥寄那一片真情，仿佛听见我妈对我说：“儿呀，妈也想你啦，好好学吧，长大了，有能耐了，妈就跟儿享福啦！”

后来，为了远方寻梦，我离开了家。我把妈扔在了老家。她就静静地住在那个山脚下。她成了我一生的痛。我每回故乡，再也不能喊妈。昨天夜里，我梦见我妈了。梦可真厉害。我妈千里迢迢拄棍子来找我。我冲她喊：“妈，你咋来啦？你是怎样找到我的呀？妈，我要跟你回家！”白发苍苍的妈，还是原先的样貌，只是冲我笑，不说一句话，而且见了，转身就走。我拼命地喊：“妈，妈，等等我呀，咱娘俩一起回家！”妈头也不回说：“妈得回另一个家，儿呀，你好好妈放心啦！”我急得大哭，想像小时候一样，去抱她的腿，一抱居然撞墙上，一下子醒来，我满脸泪花。哎，我的妈呀，儿又频频梦见你，你终于说了话……

妈，我想你了。二十年啊，你也想儿子呀！于是儿既开心又落寞，开心的是梦见你头一次说话；儿落寞，原来是一场梦。儿知道总有一天，儿的愿望会实现。

妈，你说过，儿是娘的心头肉，无论儿走多远，都走不出娘的牵挂。

妈，儿记得呢，你说走多远都得回家，娘在家就在。那年儿先坐火车，再坐汽车，从几千里地方回老家。在村头，泪水扑簌簌流下，儿想起，每次妈在村口接儿的情形啦。无

论天蒙蒙亮，还是夕阳西下，不管风天雪天，妈总是在那个村口等儿归来。可今天，这个时间，儿在村头，再也等不来白发苍苍的妈。“妈，我回来了！”“我儿长大了，都有自己的家了，不要总想妈。”

聚少离多，从我在外求学始。见面愈少，愈是想念。那年我一个人站在久违的村口，过往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一种孤独占据我的心。妈，我回来了！这种无人待见的落差，只有久居在外的人才能体会。以往在我还没回去的时候，你早就听到消息，就大老远来到村头来迎接我。可是今天，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村口的那棵老榆树苍老了许多，它的叶子在秋风中沙沙作响。几只麻雀好像认识我一样在枝头欢闹，以往在老榆树上采榆钱儿的画面又跳出来。“妈，接着！这串肥嘟嘟的……”“儿呀，小心点儿，一手抓紧，一手折，莫怕啊，妈在下面接着你呢！”“没事，没事！儿的事大事着呢！”“吹吧，臭小子……”。唉，如今这样的画面只能在梦里……我挺了挺腰，不知先要走向哪里。不，我不能去寻老院子！我已寻不到老院子了。因为老院子老屋早已不存在。几年前就已卖给表侄了，已翻新推倒，没留任何痕迹。于是，一个想法从心头升起：顺着山路，去看母亲的“家”这个想法占据了我的心，原先觉得先去某某家，再各家各户溜达，可此时，这些想法只能靠后了。走进那个荒草丛生的地儿，一种凄凉一种一无言，在呱呱叫的乌鸦声中，一个人的独行，显得更加无助。远远望去，母亲家的山，光秃秃的，没有生机，一片荒寂。我的泪又涌出来，泪光中，我仿佛看见我妈正拄着拐棍在门口迎我呢，她的身子依然佝偻着，那白发在风中飘舞，“儿呀，你终于来看妈啦！”“妈，我回来了”我喊道。“儿呀，你多长时间

没回来了，你不想妈？”“想啊，想！梦里你咋不爱说话？”“说啥呀，我才不想呢，儿大不由妈。想又有啥法儿啊！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一阵秋风吹过，我打了个寒噤，我妈的坟在眼前了，我妈不见了！”“妈，儿回来看你啦！”泪雨磅礴。妈，我是真想你！几十年了，那种煎熬。怎么能用一句话来解释？春天的时候，我看杏花开，你在树下纳鞋底，一走神针竟刺在手上，你用嘴吸血的情景谁能忘了？夏天的时候。我看梨花白，你手搭凉篷，喊我别捉野蜂小心蛰着，我还记得呢。秋天的时候，我跟你去地里掰玉米，你掰一会，再来接我，告诉我庄户人不易的话，我早已刻在了心里了。望北雁南归，你说好好的，逃下山沟沟才算有本事。冬天的时候，大雪纷飞，我和你在月亮地里背柴禾，一步一咯吱，两步一摔跤，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仁立山脚之上，遥望着那个方向的家。那个方向的家，我这心里喊：“妈，我要回家，我想你了！”可那个怪怪的声音似乎在和我作对。他也在大声地喊：“妈，我回来了，我想你了，我要回家！”空寂的山间，只有我们两个应答，我在和影子对话。任泪水扑簌而下，有谁能懂我呀，一个离家的孩子是多么想妈！我会在你的家门口，我妈在地下。她沉睡了，不知她的儿回来了。妈，我想你了！山寂寂无语，秋草萧萧静默。世上有多少儿女远离了家，远离了妈？世上有多少母亲为儿女牵挂？及时尽孝的人们啊，你们真的伟大！别等阴阳两隔，才遗憾才哭哭啼啼日夜夜放不下了。

妈，我走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回家。您老等着我吧，儿就睡在你的脚下……